



山花夺日红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13篇特写。有的是反映人民公社优越性的，有的是反映全民大搞鋼鐵运动的，有的是反映工农业战线上的發明創造的。这些特写从不同方面記录了我省1958年大躍进的面貌。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艰苦斗争，取得了偉大成就，这些成就鼓舞着我們，使我們对完成1959年更大的任务坚定了信心。这是一本文学讀物，也是一本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的教科書。

山 花 夺 目 紅

河南省文联編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开封日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豫总書号：1915

787×1092 1/32 • 2 $\frac{13}{16}$ 印張 • 47,000字

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587册

統一書号：10105·403

定價：(6)0.24元

目 录

紅旗插到应 举 社.....	張有德 (1)
山花夺 目 紅.....	嘉 季 (12)
在 魯 山.....	張有德 (18)
太行山上鉄 水 流.....	張有德 (25)
登封县跨上鋼鉄 駿 馬.....	登封縣文联 (37)
荒山变成鋼鉄岑.....	鄒志申 周書建 (42)
鋼鉄元 帅 府.....	歌 鋼 (46)
轉 炉 炼 鋼.....	荣廷 广林 (50)
东方紅	任繼武 (55)
天下无难事, 只怕用心人.....	固始化肥厂 (62)
7 3 2 0	李長俊 (65)
后浪推前浪	李 准 (76)
方城十 二 家.....	朱可先 (83)

紅旗插到应举社

張 有 德

全國花朵万紫千紅到处开，

应举这朵花人人爱，

为什么？

毛主席親手撒种親手栽。

当你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讀完毛主席的“介紹一个合作社”这篇文章，你一定渴望着能到这个合作社看看。那么，走，讓我們一块儿去吧！

这个合作社，在封邱县城正西二十五里的地方，正在封邱通往延津，通往新乡的公路綫上。公路上一輛輛汽車，揚着一道道灰尘，川流不息。如果你性急，等不得客車，任何一輛貨車，都可以把你送到应举。

現在我們到了汽車站，第三次向人打听应举离城多远。我們問的是位老大爷，他的胡須长得很好，可是耳朵却有些背了，他以为別人的耳朵也象他的一样，需要大声才能听見，所以他大声回答：“二十五，嚶，二十五里，里不大，坐汽車，两袋烟工夫就到了。”他見我們对他的回答感到滿意，就一边摆手，一边向我們走过来，咀对着我們的耳朵，神祕地說：“这几天有很多人到应举去，听說毛主席也去过应举，是真的嗎？”我們笑着反問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說：

“大家都是这么說，听說毛主席来过以后，黄河水才过来。今年咱們这里要吃大米啦。”

“毛主席到过应举社。”这句话在很多人中傳說着。而在应举，人們又整天在和毛主席說話。他們把“介紹一个合作社”写在新刷的白牆壁上，識字的念了一遍又一遍，不識字的在一句一句地听着、学着。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話：

“毛主席表揚我們啦，我們可得好好干啊！”小孩儿爬到爸爸臉旁問：“毛主席什么时候到我們社来？”爸爸把孩子抱起来，亲了亲，說：“他老人家不就在我們身边嗎！”可是，小孩儿还不能理解爸爸的話，他要真的見見毛主席，于是爸爸只好回答：“秋后，稻子收到一千斤的时候！”

从第一本“紅旗”到应举社起，人們的心里就不能平靜了。特別是一些年輕人，他們为自己不能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文章而到处奔跑，找人讲解。人們的感情已經抑制不住，精神迅速增长了百倍。而这时候，党支部和社管委会召开了全体社員貫徹总路綫誓师大会。

会場就在打麦場上，周圍是堆得象小山一样的麦垛，地上鋪的是金黃的麦子。全体社員就这样精神焕发地在为貫徹总路綫而宣誓。党支部书记崔若谷同志向大家讲解毛主席的文章：“介紹一个合作社”，和报告总路綫的精神。他的講話时时被一陣陣热烈的鼓掌打断。人們連續喊出雄偉的口号：

“学习总路綫，宣傳总路綫，执行总路綫！”“引来黃河水，碱地改稻田，报答毛主席，亩产爭取一千！”

紅旗插到了会場里，插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。社員們在总路綫的灯塔照耀下眼睛明亮，在毛主席的文章鼓舞下，干劲冲天，請听他們各个人的发言吧！

青年队生产队长崔希湯同志首先站起来发言，他說：“毛主席給我們社写了文章，對我們实在太关心了。我們青年队要报答毛主席對我們的关怀，爭取，不，保証，保証在

十五日完成插秧任务！我們每亩地保証收稻子八百斤，爭取一千斤，秋后要給毛主席報喜。”

青年队的隊員潘秀榮激動地說：“社会主义总路綫，是‘干劲鼓足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。’我打算咋执行呢？我要把稻秧插好，插得快，質量高，保証达到社里提的指标。”

多少人在发言，在宣誓！第七生产队會計崔希學說自己的工作赶不上趟，要再鼓把勁，把帳跟上去。飼養員刘安學說自己以前把牲口喂的不好，今后要把牲口喂胖，請毛主席来看。保育員崔希芳說保証把幼兒看好，使勞動力能安心在地里劳动。中学生呂海也发了言，他說为了报答毛主席，假期中他要每天参加劳动。連双眼失明的刘德法也激動地站起來說：“毛主席看起咱們社了，咱們可不能給毛主席丟臉。咱們的稻子一定要保証八百斤，爭取一千斤。我的眼不管用，我也要大跃进，我不靠五保，我要自己劳动，今年要作一百个工！”

多少人在要求发言，掌声一陣又一陣。各个生产队也在挑战，三队隊長崔希增說：“我們队保証十四日把秧插完。我們黑天白日干，在地里不回来，我要亲自給隊員們往地送飯！”接着，隊長們又是应战，又是提新指标。

誰不想在大会上表表心啊！团支部書記崔若皎同志，代表全体團員向毛主席表决心，他富有詩意地說：“全国花朵万紫千紅到处开，应举这朵花人人愛，为什么？毛主席亲手撒种亲手栽。我們挺起胸膛，斗志昂揚，手提河，肩挑江，搬来大海捉龙王，把盐碱洼地变成稻米仓，不辜負毛主席對我們的期望。”这豪言壯語多么有力！这感情多么真摯！

那些在会場上搶不到机会发言的，在路上，在家里，他

們到处在談論着毛主席的文章，在講社会主义总路綫，而更重要的，是他們把一切精神都貫徹到生产劳动中，貫徹到工作中去了。

現在剛散了会，人們从大食堂里把飯盛到家，我們看他們一边吃飯一边都說些什么。他們在研究着怎样多作点工作，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。

逃过荒、要过飯、当过佃戶、扛过长工的崔福平老爷爷，今年六十一岁了，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。老伴今年六十三了。他的眼又有毛病，社里把他們当成五保戶，可是他們不愿当，要干活，老爷爷給社里扫地，老奶奶給社里抱孩子。現在呢？听了毛主席的文章，学了总路綫，他們嫌活还輕，他們一边吃飯，一边商量着再要些什么工作。老爷爷除了扫地，又向队长要了挑肥和送飯的任务，老奶奶呢，原来領一个娃娃，現在要求再添两个，領了三个娃娃。

我們去訪問崔福平老爷爷：“老大爷，您的干劲不小啊！”他把两只胳膊伸出来，一伸一屈，运了运气，說：“我也不知道我整天从哪来这么多勁，老是用不完。听了毛主席的文章，学了总路綫，我这勁又增加了几倍，得把这些勁拿出来，要不，身上不好受啊！”

“您是不服老啊！”

“是，不服，我跟老黃忠学的。現在我是眼睛不好，要有一双得力的眼睛，他們那些年輕人到我跟前还不行哩！这时候，有多少勁都得拿出来啊！今年稻子爭取打一千斤，依我的心思，至少应打两千斤。毛主席表揚了咱們，咱們能不爭口气嗎？”他把手往腿上一拍：“啪！”說道：“干！队里有什么活，我还想再要点。”

我們又去訪問老奶奶，她沒有多給我們說什麼，只指

着怀里的孩子說：“这孩子怪得很，只要我抱，他媽媽抱抱他，他还不乐意呢。”

全民食堂，人們一齐吃飯，一齐下地。为了早日将稻秧插完，全社来了总动员，凡是能下地的，統統到田里去，让我们也到田里去吧。

我們站到护村堰上，就可以看到应举社的全境。現在的应举，自然面貌是多么美啊！东、南、西三面全是稻田。田間沟渠纵横，流水淙淙，一块块稻秧，嫩綠可爱。挨着护村堰的地方，有一个个葦塘和蓮花池，青蛙濺起的水滴，在荷叶上象一顆顆珍珠。人們在水田里愉快地插秧。保育員把小娃娃們領到麦田地里拣麦穗。村头麦場里，老农們揚起金色的麦子来，象天安門前放的焰火。——多么欢騰啊！

而过去的生活，却是另一种样子，人們在一張宣傳画上，这样写着：“地勢低洼，土質盐碱，干旱天，地皮如白面，下点小雨，遍地茫茫被水淹。”人們在这样的土地上，一年四季是这样生活的：“春季起地一陣忙，夏季播种心发慌，秋季水淹青变黃，冬季受災一片悽涼。”

現在，我們还能看到那旧时的景象嗎？不能了！如果有的話，就是那稻田里堆积的一个个大碱堆了。

碱堆！当我们看到田里那沟渠纵横，稻秧青青，儼然如江南风光的同时，我們却看到那一个个大碱堆，它們象俊秀的臉上长起的肿瘤，它們是旧时代留下的伤疤。它标志着人們世代代向自然搏斗的毅力，也訴說着过去人們的辛酸。想想吧，每年春天当碱潮起来的时候大家就“起地一片忙”，地上怎么还能有肥料，地勢还怎么能不低洼。而这土堆越高，上面长滿荒草，又占了大量良田，幸好，过去的終于过

去了。現在，人們把这碱堆也利用起来了。当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田野里冒着一股股青烟，那是社里派专人在熏煙肥！他們自豪地說：“我們要把无用的碱土，变成有用的肥料，让它重回到田地里去！”多大的气派，这才叫做翻天覆地！

是的，应举社的面貌这么迅速地转变，是经过苦干，经过翻天覆地的斗争的。我們所看到的这些水渠，共有一百一十条，挖土方八万，而他們是在去冬今春的两个多月中完成的。这条寬寬的高底河，是在土冻得最厚的时候挖的。青年队在挖河中成績最大，他們平均每人每天挖十五方土。現在，我們去訪問一下青年队的队长崔希湯同志吧。

从他那体格强健，穿着朴素，声音宏亮上，我們也可以看出他是个好队长。我們曾向很多人打听过他，大家的回答都是一样：“是个好队长。”有一次，我們在稻田里拔秧，向一羣小英雄們問：“你們說，青年队里誰工作得最好？”他們異口同声：“我們的队长！”“你們的队长怎么好？”这个問題难住了他們，他們只能害羞地說：“反正就是好唄。”当我们拿同一个問題問到五十三岁的老农民崔希社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回答的：“希湯主要是自己能干，能以身作則。你象在水渠上，他比別人都推得多，推得快，別人怎么能不服气他。当队长要是自己不干，光动咀就不能领导好。”

还是听希湯同志自己說吧：“我今年二十五岁，十三岁那年上过一年学，解放后我参加过儿童团，当过民兵队长，当过团支书，当过信用社主任，高級社成立后，我又当了青年队的生产队长。当生产队长可不是容易的事。起初我气力小，技术低，怎么也帶不起来，整天苦悶，有时候真气的哭。后来，就下决心向老年农民学习技术活，有重活就搶着

干，鍛煉力气；同时，大社里还組織了农业技术学习，每十天到那里学习一次，这样苦钻了一段，才算行了，現在一般活路，我都能够干。我們队的劳力比較强，所以干劲比較大，不过三队也不简单，逼得我們不敢喘一口气。”

是的，在大街上的升降台上，青年队坐的是卫星，第三队坐的就是火箭。如果卫星稍一迟慢，火箭就会跑到头里。所以这两个队在比賽中老是对手。在挖高底河的劳动中，五次評奖青年队得了五次；但三队并没有放松追他們。

你問青年队为什么老是得奖，队员們的回答是：“因为队长领导得好。”而希湯同志是这样說的：“大家的干劲大啊！那时候真是地冻三尺，大家用油錘把鉄棍打到地里，才能把土取出来。刮风下雪，从来没有停过工。大家是一天四晌干啊！天不明上班，夜里还要干一两点鐘。各队都是摸营的，誰也怕誰搶了先。我們队的人上工根本不用喊，大家团结得很。那时候妇女們最多，她們干的也最好。潘秀荣一天就能挖十方土，手脚冻烂多大的口也不回家。大跃进把每个人的勁都鼓起来了，大家心里边只有一个东西：‘苦干，硬干，变低洼盐碱地为稻田，争取秋季大丰收。’我們这个社，只要土地变一变，什么就都好了。”

是的，正象毛主席說的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，現在真正开始統治这块地方了。”他們通过苦干硬干，使土地翻身，江河打滚，完全听从劳动人民的驅使。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广大羣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，共产主义的精神蓬勃发展。

当我們訪問水稻技师文同志的时候，就了解到这样一件动人的事：在高底河刚开始放水的时候，常常有地方开口。四支渠在閘小岩那里开了个大口，附近的人堵了很長時間沒

有堵住，应举社的社員們就去援助。他們到了那里，把馬車上的車輪取下，擋到口上，可是水一下就冲跑了。于是，他們男男女女一齐下到河里肩靠着肩，膀搭着膀，打成了一道人堤，终于把口堵住了。

文技师激动地说：“这件事给了我很大教育，回来后半夜沒有睡着觉。我是从天津专区来的，那里的生活水平比较高，猛一下到这个老灾社，很担心工作开展不起来。后来，一连串的事情教育了我，使我认识到：这里的人穿的和吃的虽然一般，可是干劲可真大。他们提出保证亩产八百斤，这是有把握的。我的干劲也是他们鼓起来的。”

文技师也是好样的，他今年二十六岁，一九五七年才由部队上转业回来，他从小就在家种水稻，插起秧来，人们只见插，看不见分秧，快极了。他每天在地里跑着，从这队到那队，社員們都管他喊文老师。社員們提出：“努力努力，向老师学习！”“学老师，赶老师，和老师竞赛！”他很高兴。他在尽快地把技术教给这些过去连水稻也没见过的社員們，他为社員們的技术不断提高感到自豪。

他笑着给我们说：“这里过去没种过水地，妇女們都没有赤脚的习惯，一开始，不少人还怕别人看见赤脚哩。她们偷偷脱下袜子，把脚伸到水里。从水里出来时，用泥把脚糊住，到老远的水沟里去洗。更不习惯的是在水里走路，走不多会就脚疼。所以青年队提出：‘要想吃稻，就得赤脚！’这些，现在说起来真是笑话了。他们学习很认真，进步很快，起初只能插一、二分地，现在已能插七、八分以至一亩，一亩多。”

文技师特别给我们介绍了技术股长崔希良。这是位五十一岁的老农民，他说他在旱地庄稼上是老行家，可是一辈子

沒有見過水稻。現在要種水稻啦，他這個技術股長就得把水稻技術學好。所以他每天夜里到文技師屋里學技術，不管開過會時間多晚，他總要學。他上過幾年學，多少認得幾個字，胸前挂着非文盲的條子，手里拿着大本的水稻技術書。我們問他：“你看得懂嗎？”他說：“差不離，還可以。”他老是跟着文技師，他风趣地說：“我們兩個是形影不離。”他現在已學到了一般技術，一般的技術指導，他已能擔負起來了。

老技術股長說話很爽朗，現在他正在整理秧田，我們就在秧田里問他：“這一下鹽鹼潮不起來，低洼也不怕淹了吧？”于是，他指着秧田向我們解釋：“這鹽鹼它還潮什麼，淹住它哩。水別說淹稻，種玉米也不怕淹。你們瞧，這是進水渠，這是排水渠，水少了往里放，水多了往外排。水它得听指揮哩，黃水來這里參加工作，服務一下還可以吐它回去。回去時，它可就把鹽鹼帶走了。嗯，今年這稻打八百斤不成問題，改變災區面貌說是三、五年，其實一年就行了。這面貌，你們看，還不是完全變了嗎？”

是啊，是完全變了。勞動人民能改變一切，創造一切！

現在社員們正在為保證八百斤，爭取一千斤而奮鬥。中心任務是插好秧。他們提出：“一天當兩天，月亮當太陽，燈光當月亮。”這可不只是一個口號，他們正在這樣努力着。

今天，天不夠好，下雨了，但是人們沒有停工，冒着雨還在干。夜里，天陰着，一片漆黑，你想：他們可該休息了。錯了！請到田里看看吧。你站到護村堰上，就可以看見田野里的那一盞盞燈光，可以聽到秧田里的一陣陣笑聲，摻着清脆的蛙鳴。我們想：天這麼黑能插秧嗎？能！他們就正在燈光下插秧。

当天还未亮，月亮还挂在高空的时候，人們又起床下地了，他們趁着月亮光在緊張地工作，一天的劳动紧接着前一天，又开始了。正因为他們这样緊張地劳动，插秧效率才迅速提高。青年队从每天插十八亩一跃而为四十五亩，全社由每天插五十亩，提高到二百一十五亩。

社长崔希彦同志，是一位出色的农民演說家，現在正在北京作报告，我們不能見到他。党支部書記崔若谷同志，是个“为了大家忘了自己”的人，他除了开会就是到地里去，我們簡直沒有办法訪問他，怕誤了他的工作。現在，我們征求他的同意，采取了跟班制，他走到哪里，我們跟到哪里。現在，他要到北地开会研究工作，我們也去吧。

我們在北地，看到社里干部們的試驗田。这里种有各种农作物，而且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种法。他們一边劳动，一边实验。支书同志告訴我們，干部在这里开会，休息时候就可以劳动。他們深刻体会到，不参加生产，沒有生产技术，就不能領導好生产。

地里的这座草房，就是支书的办公室，在工作最緊張的时候，他是在地里办公的。他經常参加生产，以参加生产来領導生产。羣众对他总的評價是：为了大家，忘了自己。大家对他的态度是：敬他，服他，信他，听他，依靠他。他今年只有三十岁，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。他虽然还很年輕，工作却是非常細致沉着的。干部們都知道他的“钻勁”很大，羣众們都知道他的办法多。他对一切事都是这样的看法：“沒有想不通的，沒有干不了的。”他在工作方法上，經濟措施上，工具改革上，都有一套一套的改革和創造。他想不通什么問題就找大家商量，再不，就把門从外边反鎖起来，

躺到屋里“睡覺”。当人們看到他反鎖在屋里的時候，一方面替他着急，一方面又都是滿心高兴。因为誰都知道，支书又在为大家想好办法了。正因为若谷同志相信羣众，在羣众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，而自己又能刻苦钻研，所以他提出的措施常常是正确的。只要他說出来，大家就相信，就敢干！

現在，我們让他談談这个社的远景。他簡單地回答：

“总的來說，就是为五化十厂奋斗。”五化：水利化、稻田化、机械化、綠化、普及化。十厂：紅薯加工厂、水泥厂、造纸厂、糖厂、油料厂、磚瓦厂、飼料加工厂、面粉加工厂、农具修配厂、造肥厂。接着，他介紹他的规划，什么厂要放到哪里，哪里有水源，离原料近等等。我們觉得他的指头是那么有力，点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奇迹。

十一日下午，我們非常高兴，因为若谷同志让我们对村庄里的房屋設計参加意見。他說要在今冬明春将村庄里换一个新的面貌，把旧房換成新房。我們猛一听，真是惊奇。于是，他向我们解釋道：“这样干，我們并不花錢。木料，可以用原来的；洋灰，我們自己燒；磚瓦，我們自己有窑。重要的是，我們还能得利。屋土是最好的肥料！我們抽出这么多人盖房，其实就是抽出这么多人积肥。”他打算的多周到啊！

我們跟着他，在护村堰上走着。他在談着他的計劃，那十字街道要多寬，房子要怎么盖；哪里是文化区，哪里是工厂区，他并且还要在街正中搞个水塔哩。从他的話里，我們听見了这社会主义的农村，大踏步地前进的脚步声。我們眼前映現出那城市化了的农村：高高的水塔，寬寬的街道，整齐的房舍；烟囱冒着濃烟，稻田一片金黃，工厂里的汽笛和田野里的馬达在合唱。人們在展覽館里參觀过去的应举，那連年受災的老

穷社，怎样“宁愿苦干，不愿苦熬”，苦战了二年改变了面貌，又怎样在毛主席的亲手栽培下迅速成长！……

紅旗在飄揚，应举在前进，中国农村在前进！

1958年6月18日于应举社

山花夺目紅

嘉 季

我到商城的时候，早稻已大部收割了，場边上堆着一个一个小山样的黄金稻垛，田野里除了少量尚未收割但已开始发黄的稻禾外，便只見到一条条深翻起来的湿漉漉的黑土，有时，也可以見到几只小水牛犢随着牠們的媽媽，在收割罢的稻田里閑散地四下奔跑，嚙着从稻根上重新发出的新苗。暮看来，这大別山里有着南方风光的田野，是如此的靜謐。可是，事实上商城的四十二万人民，正在劳动的战綫上緊張地战斗着。秋季作物的丰收卫星，一个个騰空而起，土地彻夜在深翻着；除此而外，商城人民正在布置一个大战役，那是为放鋼鉄“卫星”的鋼鉄战役。

我在县委会見到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同志，他从地委开会回来不久，为了布置这个战役，已經有好几个夜晚沒有睡覺了。他是一个沉着的人，但是从这个沉着的指揮員的近日活动上，可以看到这场战役的激烈状况。他在地委开会期間，曾一天向家里打回三次电话。九月十一日他从地委回来，剛下汽車，飯也沒顧得吃，就开了一个全县的广播报告大会，这天晚上，各个公社的团的政治委員們又在县委开了

半夜的鋼鐵會議，而第二天各乡的党書記們又在县里开了一天一夜的会。王汉卿同志告訴我們，全县已有十五万左右的男勞力投入鋼鐵的战斗，十五日是一场决战，那一天要求全县产鐵千吨，县委的委員們要分头下到各个战斗据点去。

十三日夜晚，县委的会还未結束，緊張的战斗布署已經开始了。县委鋼鐵办公室下达了指令：每一个木工在一天時間內交出一个风箱；每一座高炉由一个乡党委委員或負責干部負責指揮出鐵。战斗开始了。

从商城出来轉过鯉魚山向西南方走，是向跃进人民公社部所在地余集去的大路。越过余集的高崗那便进入淺山区了。再向南去，那条蜿蜒的小道便会把你帶到黃柏山去。黃柏山是个采矿基地，那里发现了大量矿藏，县里調动了大批力量去山里开矿。据县文化館长刘延甫同志說，那里即将汇集二十万鋼鐵大軍。沿途陸續不絕的队伍，担着鋪盖、大鍋向南走去，你若問他們到哪里去，一定会得到帶有几分自豪感的輕脆的回答：“到黃柏山去！”在山谷里，山脚下的河流里，汇集着另一支队伍，那是淘鐵砂的人羣。三个人一盘槽，借着河水的冲击，一天可以淘二百多斤鐵砂，这些鐵砂的含鐵量为百分之五十。这里的冶炼用的燃料多为木炭，原料多为鐵砂，但是如果大量經常生产，这样的原料燃料是不行的。黃柏山上发现的矿石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原料問題。燃料問題也开始得到解决。馬鞍山发现了煤矿，邻近几个社調动了勞力去开采原煤。那天我路过跃进公社的施河乡，这个乡的以前的乡长李乡长，他騎着自行車飞駛而来，一到乡政府便拿出一个紙包让大家看：“快来看，我帶回来的馬鞍山的原煤，我們已开出煤来了。”他帶着一点稚气的兴奋，捧出了一捧湿湿的松散的黑煤。那种由衷发出的胜利的喜

悅，不由得感染着你。他說：“我們不管它怎樣，只管挖，挖，終於挖出來了。現在得把運輸搞好，把木材支柱送上去。”他說着便出去忙他的運輸去了。

在山里，為着鋼鐵生產到處找礦的同志是很多的。我在朱裴店遇見的超英公社鋼鐵兵團的王健華團長，幾乎使我錯認他是一個老練的地質勘探隊員。我們見面的時候，他正從山上下來，他把剛採集來的礦石拿出來砸碎，然後取出吸鐵石來試驗它的磁性。他的屋角擺滿了礦石；他熟練地向客人介紹這是水晶石，那是方礪石；這是磁鐵礦，那是黃鐵礦，或是淨鐵礦。他原來是超英人民公社第七團的團長，現在抽調出來專門搞鋼鐵，擔任鋼鐵兵團的指揮。我跟着他在那崔嵬的金剛台轉了一大圈，這個山有十幾處礦苗。我們一路走着，一路發現有透出地面的鐵礦苗。王健華同志指着一處山腳說，那一大塊全是黃鐵礦，可以用來制硫酸，直接支援農業，用后再來煉鐵還絲毫不影響質量。

金剛台上林木蓊郁，蒼翠得可愛。這些樹木是燒木炭的好原料。山上有採礦的人羣，也有燒炭運炭的人羣。從前燒一窰木炭，只可出一千四百斤，最多只一千八百斤，現在由於冶煉的需要，燒炭也大大躍進，一窰可以燒五千斤了。山上運輸大隊的工作是很艱苦的，要從那陡峻的山崖上把燒好的木炭運下來，但是，這種困難在鋼鐵兵團面前是不算什麼的。山上的木炭夜以繼日的燒着，運輸大隊也夜以繼日的運着，為鋼鐵冶煉貯備了大批的燃料，他們準備至少貯備兩個月的燃料，要保證冬季落雪封山後的冶煉資源。

朱裴店煉鐵廠是鋼鐵兵團的一個重點。這裡原是一個鍋廠，只有一座土爐，現在改為煉鐵廠有七座爐子投入生產了。這一片預備發展至七十座土爐，九月底以前要發展至五